

一 牛眼情深

我爸爸从没有过心情坏的时候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主人叫他大黄，只因他有一身健康黄色的毛。他如果在水里洗一下澡，他身上的黄毛就会有光泽闪烁。有哥哥后，爸爸看上去就不年轻了。特别是有了我以后，主人家的老老少少都叫他老黄了。

我爸对生活的态度很乐观。有时候拉车干活很累，嘴和鼻孔一起朝下滴又细又长的黏液，那透明的黏液像根绳子，长在了地上，想把爸爸拖到地上，让他休息一下。这时，主人又用鞭杆敲了一下他的背，让他快点儿



走。爸爸还是没有坏心情。爸爸认为，他再累，也要把车拉回到主人家，他拉车的脚步慢下来，主人就该用鞭子抽他，用鞭杆杵疼他的背。牛生下来那天开始，就是要准备给主人干活的。

爸爸在我渐渐懂事时对我说，牛征服人类的唯一途径，就是勤劳和苦干。

那天，我的目光越过高高的牛栏，越过一座座由绿变黄的草垛，越过一片一片的庄稼地，看见了遥远的天际边上有一棵孤独的树。

我曾经问过爸爸：“你看见那棵树了吗？”

爸爸眯着眼睛说：“哪里有树？”

我说：“前面。”

爸爸说：“前面是草料垛。没有树。”草料垛就是我们牛的食物。

我说：“爸，你朝很远的地方看，在云彩下面有棵树。”

爸爸眼花了，对我说：“作为一头牛，用不着看那么远的地方，只要看清脚前的路就行了。”

我知道爸爸看不见那棵遥远的树了。那棵树跟我一样的孤独，他也在望着遥远的地方站着一头小黄

牛吗？

爸爸发现我用这种空洞的眼神在打发时光，他心里开始不满。

“别忘了自己是一头牛活在世上，而不是一只天上的鸟飞在空中。牛必须勤劳！苦干！你懂吗？”爸爸发现他跟我说话时，我不看他的眼睛，而是漫不经心地望着别处，所以，他很生气。

“我跟你说话时，看着我的眼睛！看来，我必须给你一点儿警告了！”说罢，爸爸用他比我大一倍的双瓣蹄子猛然间踩了我的前脚一下，我猝不及防，疼得朝后跳了一下，前腿一屈，两眼发黑，差一点儿跪倒在地。

“勤劳！苦干！懂了吗？记住了吗？”

我不懂。其实，我是根本不想懂。当然，也用不着记住。我对爸爸的生活观有了不同的看法。一旦有了另外的想法，我就觉得爸爸平时的行为和教育我们的话是非常非常愚昧的。

有一天，我对爸爸的看法有些模糊，看不太清楚了。那是爸爸给主人工作的过程中受了委屈，也就是吃了很大苦头。这是哥哥后来告诉我的。

主人家要盖新房子，那段时间，爸爸拉着车，早出晚归，不是拉石头，就是拉沙子，很辛苦。身体还没长结实的哥哥跟在爸爸拉的车后边，经常出去玩。男主人也非常愿意让我的哥哥跟着去工作，他想让哥哥知道爸爸是怎么干活的，男主人有意培养哥哥成为爸爸那样任劳任怨的牛。

后半夜，爸爸去河边拉沙子还没有回来，我似乎听见了从很远的河边方向传来哥哥的叫声。哥哥的叫声跟平时的喊叫声不同，声音里有求助的哀鸣。

我发现主人家的院子里有些乱，人在叫，惹得院子里的鸡鸭鹅狗都乱叫起来。有人去河边找男主人了。主人家里的人都觉得出事了。平常里，太阳变大变红要落下去时，男主人就赶着牛车回家了。此时，月亮都升得很高了，男主人还没有回来。

果然出事了。只不过是男主人没出事，我爸爸出事了。拉沙子的车装了太多的沙子，在一段不太好走的路上翻车了，爸爸和车都翻倒在地，爸爸脚还被压在车辕下。男主人急得团团转，想把我爸爸从车辕下拉出来，可一个人的力气太小了。他伸手去拽爸爸的鼻环时，不但拉不动，还增加了爸爸的痛苦。

我的哥哥在现场也感到了危机，不知所措。他看见爸爸被死死地压在车辕下动弹不得，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恐惧和无奈，他瞪着大眼睛盯着男主人，希望男主人能找出一个解救爸爸的办法。最后，男主人绝望地坐在了地上，紧紧抱着自己的头，他手里那根平时威风八面的鞭子，在男主人手里抖动着，像是遭遇了七级大风。哥哥也只能张开笨笨的嘴巴，仰面向着夜色，发出几声凄厉的叫声。

爸爸在车下喘着粗气对哥哥说：“不要急，我经历过这种事，没什么。”

哥哥不信，不停地叫，身体不停地发抖。

男主人用鞭子抽了一下哥哥：“不要叫了！别给我添乱了！”

爸爸在车辕下挣扎了一下，他想让被压的后腿活动活动，他觉得那条腿刚才还有点儿麻，现在连麻的感觉也没了。爸爸担心那条腿会断掉。

男主人见爸爸在抽动身体，就拆下车上的一块长长的木板，又搬来一块石头，用木板撬动车辕。

哥哥不知道男主人在做什么，只见男主人把自己的身体都压在木板上，木板的另一头插在了车辕下。

他是想让压住爸爸后腿的车辕撬起一道缝隙。男主人的体重对牛车和牛的重量来说，就像是一头象的身上落了一只玩累了的小鸟。

.....

爸爸从没坐过自己拉过的牛车，这一回，他侧卧在牛车上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被男主人借来的一头牛拉回了家。躺倒在牛车上的爸爸显得很不安，心里充满了对主人的歉疚。

爸爸成了瘸子。

男主人对爸爸很有感情，不让爸爸再出远门干重活了，只让爸爸走不远的路，拉点儿轻便的东西。拉车的重活顺其自然地移交给了哥哥。

哥哥还没有长期工作的精神准备，当男主人第一次给他穿鼻环时，他疼得大喊大叫，一边惨叫，一边流着眼泪，还没忘记问爸爸：“让我戴这个鼻环做什么？疼死我了！为什么要穿在我的鼻子上？我的鼻子多脆弱啊？”

爸爸对哥哥的喊叫保持着沉默，爸爸觉得哥哥和我都必须经受这种疼痛，除了在鼻子上穿铁环，男主人还要在铁环上拴死一条绳子，这条绳子会被主人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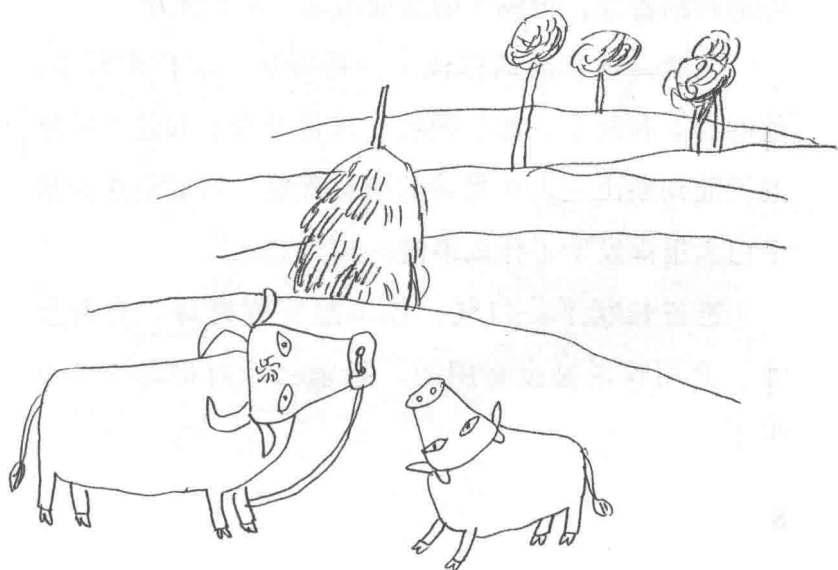
常拉在手里，控制牛走向哪条路，做什么活，控制牛的脚步的快慢。

穿在牛鼻子上的铁环，是牛生活在人群中的标志，没有它，牛就成了野牛。一头牛，要戴着铁环走到生命的尽头。

哥哥看见我，又乱叫起来：“为什么给我戴铁环，不给弟弟戴？要戴我们俩就一起戴！”

爸爸对哥哥说：“你安静点儿吧，弟弟还小，还不到拉车的时候。”

男主人一边给哥哥的鼻子穿铁环，一边跟家里人说道：“这头牛折腾得很凶啊，当年老黄戴鼻环时，只是流了两滴眼泪，一声都没叫啊！到了他的下一



代，不一样了，牛都变得不太听话了，娇气了，不爱干活了，不想做人人赞美的老黄牛了，倒愿意做一个游手好闲的街头小盲流了……”男主人越说越气，拽了一下刚刚给哥哥套上的铁鼻环，鼻子滴下了有血丝的黏液，哥哥大叫了一声。

我回头去看爸爸，爸爸的表情很复杂，对哥哥的表现很无奈，爸爸觉得哥哥对痛苦的承受能力太差了。

哥哥第一次拉上车去河边装沙子，做爸爸没有做完的活。爸爸对哥哥说：“要听主人的话，不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主人让你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。如果犟，遭罪的是你自己。”

爸爸跟哥哥说话时，哥哥显得很烦躁，后蹄子不停地踢踏着地，把脚下的地面蹬出了一个土坑。

果然，爸爸的话白说了，哥哥第一次拉车回来，他的身上和脸上，都是鞭痕。从哥哥身上和脸上的鞭痕就能判断出主人对哥哥的愤怒程度，就能猜想到这个白天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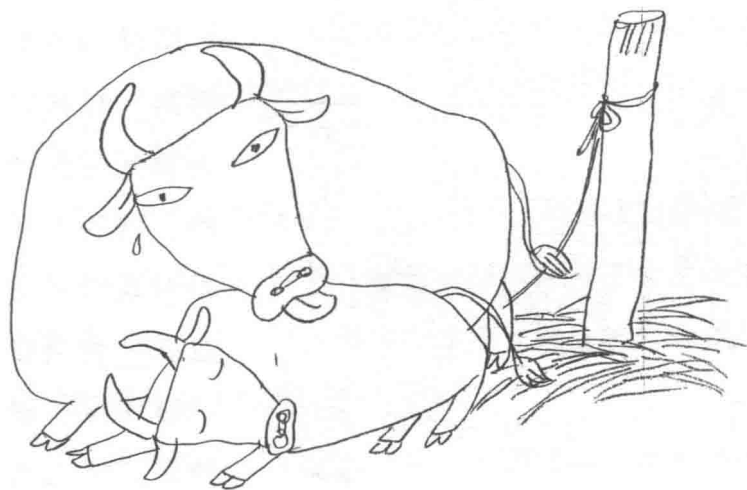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长叹了一口气。他不想安慰哥哥，有些事情，光用嘴说是没有用的。爸爸已经对哥哥说了不少了。

哥哥也变得沉默了。我发现哥哥看爸爸的眼神开始有了变化，不再是飘移不定，而是专注地想看清爸爸眼神深处的东西。

哥哥身上的痛感还没有消失，男主人对哥哥下手挺狠，哥哥睡觉时不停地翻动身体，一会儿朝右侧卧，一会儿又朝左卧，因为累，哥哥还是睡着了。

等我睡了一觉醒来时，我看见爸爸正用他的舌头在舔哥哥身上的伤痕。那一刻，我看见爸爸的眼睛里泪花闪烁，牛眼情深。

第二天早上，男主人手提着鞭子，站在我们面前，看了一眼爸爸和哥哥，然后把拴着哥哥鼻环的绳



子从木柱上解下，把哥哥领到牛车前。

哥哥开始了爸爸以往的生活。

我突然有些心酸和难过，不知道是为瘸了的爸爸，还是为年轻力壮的从此没有了自由的哥哥。也许我是为自己伤感，我从哥哥的身上，看见了距离自己并不遥远的未来的生活和影子。

那天的黄昏，主人家的院子里来了很多吃完晚饭聊天的邻居，他们喝了酒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红色，他们突然爆发出的笑声，把身边胆小的鸭子吓得一惊一乍。之后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，要上我们住的牛屋参观一下。



男主人也兴致勃勃像个导游一样把客人领到我们跟前，这些人开始对我们指指点点。我当时一直缩在爸爸身后，男主人

用一根棍子，把我赶到人前来。我很羞涩，不知道这些酒足饭饱的人要看我什么。

几秒钟之后，我就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境地。我的身上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男主人用他结实的手掌，很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屁股，大家的目光聚焦到我的屁股上：“看看，看看，他肯定是一头结实的牛，有力气的牛。”

于是，人们开始大声议论我的屁股。

我想把自己的屁股藏起来，就朝里面躲去。男主人用那根棍子再次把我赶到人前来，好让人们看清我的屁股。

有人说，我的屁股比爸爸的结实，将来肯定比爸爸有力气。有人说，他从没见过一头小牛的臀部会像一座小山一样高高地隆起，那里面会藏着多少用也用不完的力量啊！

听到人们对我臀部的赞美，男主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爸爸，爸爸用那种望子成龙的眼神盯着我看，人们对我臀部的肯定，也让爸爸对我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。

爸爸的眼神，又让我看见了牛眼情深。我有些难

过和心酸。我觉得将来的生活，不能靠力气，不能靠结实的臀部。靠什么？我一时想不清，我有种预感，有个什么东西就在我前面的一个地方等我。就像是一粒草的种子，掉在了地上，被人的脚无意间踩了一下，风又把土吹起来，盖在它身上，它不再四处飘零，借着地温和湿度，第二年的春天，这粒草种就会不可阻挡地发芽。

我生命中的那粒草种，会长出什么呢？

我有幸梦见了这粒草种，还听见了这粒草种在寂静的夜晚发出的高亢的嘶喊的声音。这声音的冲击力很强，把草种身上的土都震落了。这梦很怪，却很清晰。

二 歪头相

我哥哥太不幸了。第二天干活时，他又挨了男主人的鞭打。我和爸爸都以为哥哥第一次被主人鞭打后，变得沉默，是被驯服了。现在想想，那是哥哥仇恨在心，在伺机报复。

哥哥拉着车上的沙子走了不足两百米，就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了。男主人挥动着鞭子抽他，哥哥就闭上眼睛扛着，忍受着疼痛。男主人又对着他吼叫，大骂他。哥哥把脸转到一边去，努力不去听主人的咒骂。

结果，哥哥的顽固引得男主人震怒了，他扔了手里的鞭子，抄起了一根很粗的棍子，这棍子比上一次打哥哥的棍子粗了很多，是主人已经准备好教育哥哥用的。哥哥不知道，人对牛的教育只选择一种，那就是残酷的体罚之后，人要看到牛的驯服。

棍子第一次抡到哥哥的背上时，哥哥心里的防线已经开始动摇了。因为这死命抡下的棍子，正击中在哥哥的尾骨上，让哥哥的两条后腿都哆嗦起来。第二棍子打到了哥哥的背上，哥哥疼得把头朝两边甩动，像是这样可以缓解疼痛。第三棍子打在哥哥的脖子上，让哥哥的两眼顿时金星乱蹦，恍惚是世界末日到了。哥哥眼前的金星没有完全消失，还有几颗残星在眼前乱跳，男主人手里的棍子又高高地抡起来了，哥哥闭着眼，屈服地用力拉车朝前走了。

哥哥的反抗失败后，他变得更加沉默。

我问爸爸：“哥哥这一辈子必须为主人拉车吗？”

爸爸肯定地回答道：“必须拉车。除了拉车，还要为主人干他能干的所有活儿。”

我接着问：“干了活，主人就不教训哥哥了？”

爸爸依旧肯定地说：“不是干了活，主人就满意了，而必须是干好了活儿。”

我侧过脸去看哥哥身上的伤痕，心里觉得很灰很暗。但是，哥哥的生活也有了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他跟我和爸爸吃的食物有了很大的区别。

主人给哥哥的草料里加了很多的营养。哥哥的食

槽跟我和爸爸用的不是一个。哥哥的草料里有黄灿灿的豆瓣儿、玉米粒。还有很多我认不出好吃的东西。



“爸，我们吃的东西跟哥哥的不一样啊？哥哥吃得比我们好多了，我们吃得太差了……”我的注意力都被哥哥的食物夺走了。

爸爸说：“这是应该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们都是牛，哥哥吃得好，我们吃得差，怎么就是应该的了？”我想在爸爸那儿找到一个说服我的理由。

爸爸就给了我一个冷酷的硬道理：“在主人眼里，谁干活重，就给谁加餐。你哥哥现在拉车最累，出力最大，所以他吃得比我们要好，要有营养。等你长结实了，长大了，主人也会给你吃最好的草料，加有营养的食物，拉最重的车，干最重的活儿！”

做一头无怨无悔的牛，爸爸在说出这些话时，口气中流露出无限的自豪感来。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爸爸所描绘的自豪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

“你好像又在望着别处，没听见我的话！”爸爸发现我的眼光又飘向了远处。

那时，我的目光确实落在了远处那棵孤独的树上了。

有一天，风特别大，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了一阵阵的黄土，遮天蔽日，把人都刮进房子里不出来。高高的牛栏门也被风吹开了，我很容易就跑了出去。

我站在野地里，更感到了风大。我努力睁开眼睛，想看清前面的路，我的眼睛里被吹进了灰尘，流出了眼泪。我让眼泪把眼睛里的灰尘冲出后，就看见了远处的那棵孤独的树了。在这种大风天里，我朝那棵树跑去。我固执地认为，那棵树一直站在那里是等着我的，他等我等了很久很久。其实，我也在等他。

孤独的树离我总是很远，我跑了半天，他还是离我那么远。我跑，树好像也在朝后退去。这时，来了一股更强劲的风，吹得我睁不开眼睛。就在我把眼睛闭上时，我被风刮倒在地上。

我还感到奇怪，从没听说过，风会把一头像我这样越来越强壮的牛吹倒？风有犄角吗？怎么把我的屁股撞得这么疼？

等风过去，我睁眼看时，发现是爸爸气喘吁吁地站在我的面前。原来是爸爸把我顶倒的，我从牛栏里跑出来时，他就跟着追出来了。

爸爸恼火地说：“这么大的风，你跑出这么远做什么？我觉得你在闭眼睛瞎跑，不是瞎跑，也是做些没用的事。我早就发现，你天天想的不是我们牛该想的事，你记住，自己是头长了四条腿的牛，是长犄角的牛，不是长翅膀的鸟，可以随意在天上飞。”

我的屁股还在疼，我的心也在疼：“爸，我就是想看看那棵树！”

“树？哪里有树？树都被人砍光了，哪里还长着树？我年轻的时候都看不到树，你能看见树？”爸爸四处张望，他老眼昏花，还要躲避风吹来的黄色尘土。

我有了一种预感，那棵我看见的树，只有我能看见。爸爸是看不见的。

“那棵树一直站在那儿，你怎么会看不见？你朝远看，爸，你看不见吗？”我希望爸爸看见那棵树。